

漢
魏
叢
書

二六

0

21

34

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
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
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
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
近於醞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
襍言等篇頗侶楊雄法言雄曲意美

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為優矣
或言悅書侶徐幹王符考其婦茲若
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
之說曰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
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為之訓釋
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

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
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
而為乎勉之、注豈亦有感而為乎
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効
用當炳焉赫焉洙聲實於
天朝尚何悅之慕哉

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冬十月既望

吳郡王鏊撰

注申鑒序

荀卿五十遊齊在襄王時為老師被
讒適楚處濁世亡國亂君之間著書
數萬言而竟無所施究悲哉逮十三
世而有悅其所遭之時如卿然故托
疾隱居然不能高深丘壑至建安初

辟於掾府遷黃門侍郎時從弟或造
守尚書令而孔融自山東徵來以是得
同侍講中禁濟經之務頗相討論但
政移曹氏天子尸居雖有嘉猷將安
用之悅恐意蘊終不得披露遂拾漢
故新事及所欲言獻替者為申鑒五篇

以奏嗚呼亦徒空言也矣厥後纂業
日開蘭凋玉玷麟囚鳳戮而悅獨晏
然保首領以沒者良以融頻寓書規
操而操軍國之事必籌於或由此戾
忤而不免也悅於見幾君子誠若有
愧然立漢遯十二年清虛沈靜未嘗

效一言於操不其賢歟不其賢歟予
嘗悲其所遭而讀其書間窺其領要
遂為之注浹旬而成共得萬四千餘
言以笥藏之雖不能無搗笮求海之
病而事可證引者亦略具矣若其浚
詞奧義論文脫簡則俟大方君子覽

而正焉

正德己卯秋九月望吳郡黃省魯撰

申鑒卷第一

漢 穎川荀悅著

吳郡黃省曾注

明

新安程榮校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誅
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
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
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

虎臣漢興
輔弼之臣

所與共成天功者亂治也治亂謂之亂猶時亦惟荒
治汗謂之汗也書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

圯漚治荒曰荒茲洪軌儀監于三代之典王允廸厥德廸

也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古茂林通用勉也陟降膚

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引易繫辭文以見

人道惟在仁義爲政者當申重之也陰陽以統其精氣所謂在天成象剛柔以

品其群形所謂在地成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此三才之

道所以立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

教者德禮之謂法者陰之符也法者政刑之謂仁也者慈此者也義

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

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泄之哀

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二端者教與法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

義禮智信也六節不悖六節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

備洪範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日思恭從明聰睿所謂交備也百工

惟釐庶績咸熙堯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注曰工官釐治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

作道皇作極洪範次五日建用皇極又曰惟皇作極極中也臣作輔民作基

輔助也弼也基址也謂臣工協業民心鞏固也惟先詰古哲詰通用賓王之

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

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

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

按漢書作政字

之

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

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

由行矣

按漢書矣下有夫字

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

矣

所謂天生蒸民其命匪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

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

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美制敗

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

此僞私放奢所以爲

患而當先屏也按當時如董卓鳴鍾鼓如洛以逐君側之惡爲名而實有異志後則劫帝長安欲事成確

據天下僞莫有甚焉者卓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故當時法令苛刻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寃死私莫有甚焉者卓至西京乘青蓋金華車瓜畫兩轎放莫有甚焉者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三十年儲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奢莫有甚焉者縱而催汜擅政曹操柄國率由一軌海內成風故悅以爲言

興農桑以養其生

按漢書作性字

審好惡以正其俗宣

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

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懲之

民不樂生不可觀

按漢書作勸字

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

作士政不行焉

無死之畏法何由施無生之樂教何由立

故在上者先豐

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

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又季春之日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祭義曰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又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至漢文帝常詔開籍田而漢制皇后亦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此所謂興農桑也

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

按漢書作賈字

用力不

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

此政之當崇者一也

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

按漢書作化字

者必本乎真

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

按漢書作審定好醜焉

善惡要於

乎一作

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

察實

功罪準驗事實之謂也

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

物無不切

按漢書作功字

善無不顯

功得其跡也

惡無不彰

罪得其情

也俗無姦怪民無淫風

淫過無節也伊訓曰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

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

行內不忒

按漢書作回字

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

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

一作行

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

矣是謂正俗

此政之當崇者二也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

俗本

誤作形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

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

漢書作化

其刑也

在手曰梏

在足曰桎重者鞭以治之輕者扑以撻之扑榎楚也周禮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

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虞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君子不犯辱况於刑

乎

刑不能以逮君子

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

辱不足以治小人

若夫

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

塗路也是

謂章化

此政之當崇者二也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

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德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

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以

遇寇虐

詩民勞曰式遇寇虐俗本誤作虞

安居則寄之內政

國語桓公曰國

安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韋昭解曰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若有征伐隣國不知也

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此政之當崇者四也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

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

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

勸謂之止善

賞及淫人則善無所勸而爲善者止矣

罰不懲謂之縱惡

罰及吉人則惡無所懲而爲惡者縱矣

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

爲惡則國治矣

按漢書作國法立矣

是謂統法

此政之當崇者五也

四患

既蠲五政既

漢書作又

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息

踈而不失

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

事之使自交之

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

不肅而治

按漢書此下有嚴而化

一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也

惟

缺

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

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

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

易傳曰通其變又曰

變則通 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

周禮注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

一日不知

二日不進

有知而不能進者

三日不任

有進而不能任者

四日不終

有任而不能終者

五日以小怨棄大德六日以小過黜大功

七日以小失掩大美八日以奸訐傷忠正九日以邪

說亂正度十日以讒嫉廢賢能

賢能所以不進不任不終者不過以小怨

小過小失奸訐邪說讒嫉數端妨之而已故歷言之以足十難

是謂十難十難不除

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日治二日衰三日弱四日乖

五日亂六日荒七日叛八日危九日亡君臣親而有

禮百僚

僚官也書臯陶謨曰百僚師師

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

怨無事惟職是司

皆言百僚

此治國之風也

如唐虞三代盛時所謂治

國之

風 禮俗不一

教化不洽不能大同

位職不重小臣讒嫉庶人

作議

論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

一作臣嫌

好逸士好遊民好流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如水之流也

此弱國之風

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

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

不統于一此亂

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

劬守法謂之固

以遵禮者爲勞苦以守法者爲執滯

此荒國之風也以

苛爲密

苛謂法令煩細

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

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

互相欺蔽

小臣爭寵

大臣爭權

當時如進諫相謀汜宦相關之類也

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

下不諫

君無咨詢臣無納忠

婦言用

政由房闈

私政行此亡國之風

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

易繫辭文

萬物之

大極曰死

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

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

復

漢文帝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

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周禮鄉士遂士縣士

方士各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

所謂官師棘槐以斷之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

肺石達窮民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

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所謂棘槐以斷

之情訊以寬之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

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

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朝市以共服之罪然後刑殺所謂情訊以寬之也

之

周禮掌囚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所謂朝市以共之也

矜哀

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

施刑之日則弛縣

慎之至也刑哉刑

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

心可

二曰明德

德可

三曰勸功

功可

四曰褒化

化所

五曰權計

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族類也即

祭法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

身

本公孫僑告叔向之言杜氏曰聽政聽國政也訪問問可否也脩令念所施也

上有師傅

成王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
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班固曰三公蓋參天
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
少爲副
下有讌臣大有按有當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

辭不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謂有交易曰上

其志
同也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俗本誤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

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身脩

而左右罔非正人則內正立矣四表四外
猶言四方也四方定則國治天下平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孟子曰守約而有一言而可常

施博者善道也

行者恕也

論語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有一行而可常

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正者義之

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

仁義而天下之理得矣

是謂

不思而得不爲而成執之胷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守約施博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脩一也豐約勞佚各

有其制

言上下情無不同其貴豐而逸賤約而勞者分殊爾

上足以備禮下足

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

爲股肱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民爲手足

元首股肱手足言一體

下有憂

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

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

下民憂而上盡樂下民饑而上備膳下民

寒而上具服所謂徒跣而垂旒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

美道五典之類

美物五藏之類

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

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

年凶青禮

非謙約也

其數云耳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

度是謂傷清私費

費出無經

則官耗

府庫空虛

而無限是謂傷

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

義謂使民之義

私惠則

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

正謂賜予之正

私怨則下疑懼而

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激

水而升舍之則降惡

平聲

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

而不止則常升

金流水升喻民治也

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

說文

曰治消也又爐鑄謂之冶尸子曰蚩尤造九冶又鑄匠謂冶

踊水之機可使無降

莊子子貢謂漢陰丈人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

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
如沃湯其名曰棹悅所謂機蓋是類也

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噐可使與顏冉同趨凡常也善立教者愚可使

賢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跽弗敢掇也利在前刑

在後則畏而止矣巨跽莊子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跽
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

馬取人婦女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跽可使與

伯夷同功善立法者貪可使廉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泗泗浮行水上也

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既不乘舟又不能泗所謂虛入水也

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泗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

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

上無道德次無智能所謂亂與

荒也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

不縱不絕爲之界限使不

得逾

爲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

猶

可使不越不可使無情欲也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

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

上既正則民不禁自正

今亦

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

於民求已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易責

人之所難怨之本也

凡此皆所謂先禁人而後身者不惟不能禁人而民怨集矣

謂理之源斯絕矣

先禁其身者理之源也

自上御下猶夫釣者

焉隱於手

按手下當有而字

應於鈞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

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

馬口勒也

則可以使馬故

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

民之方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

急急驅之緩緩驅之皆非所以

驅雞也悅之取喻即其所謂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怨怨則畔爾

方其比也遽要

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

飛踈則放

過南過北飛放者皆不循路入門也

志閑則比之

比近也埃雞志閑然

後近之則不驚

流緩而不安則食之

食之則不滯

不驅之驅驅之

至者也

比之食之不驅之驅也

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

民下以財力奉上

卽悅所謂君降其惠民升其功

是以上下相與空

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

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

不得巧詐而取也

則暴迫而取之

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

如帝堯存

心天下加志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是已

天下以聖

王爲樂

如帝堯之世天下太和耕田鑿井歌於擊壤立我烝民謠於康衢是已

凡主以

天下爲樂

如履祭瓊官瑾臺肉山脯林酒池糟堤以爲樂者是已

天下以凡主

為憂

如夏邑民曰時田身喪予及汝偕亡是已

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

屈已而憂

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

申已而樂

申天下之樂故

樂亦報之

民樂則聖王必享其樂

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

則凡主必至於憂

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

民三曰達德於身

道非位不行惠非位不降德非位不顯治世之所貴者此也

衰

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

曰以報肆心

勢非位不隆欲非位不厭讎非位不報衰世之所貴者此也

治世之

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

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日心順二曰職順三曰

道順

此下疑脫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亂順三曰事順二十二字

治世之

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

當作則生逆矣

體苟順則逆節

逆節則心不順矣

亂苟順則逆忠

逆忠則職不順矣

事苟順則逆道

逆道則道不順矣

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

漢魯有二

十級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

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

黜退降也陟升進也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

人之大寶曰位

易繫辭文

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

六者謂好惡毀譽賞罰有失謂不能詢事考言占外知內而謬施之

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已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

後民知本也

申鑒卷第一

申鑒卷第二

漢 穎川荀悅著

明 吳郡黃省曾注

新安程榮校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其三首有
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
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
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

避讎有科八日議祿九日議專地十日議錢貨十一日約祀舉重十二日天人之應十三日月正聽朝十四日崇內教十五日備博士十六日至德要道十七日禁數赦令十八日正尚主之制十九日復外內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卽約

盤庚殷王名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自湯至盤庚五遷乃陟河

南復湯故居行湯之政以具貝王總貨寶爲戒乃革奢卽約之類

化而裁之與時消

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

治創難則思靜

殷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

秦民弊時也

皇秦之時不同故敦弊不同

山民樸市民玩處也

市

之處不同故樸玩不同

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

也

桀紂湯武之政不同故治亂不同

皇民寡寡斯敦

三皇之時烝庶鮮少機智不生

所以至敦

皇治純純斯清

三皇之治無爲而化繁苛不尚所以至清

奚惟性不

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

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

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

抑百家

諸子殺亂之言

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

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脩矣

能盡五事則民敦治清矣此初二首所謂尚知

貴敦

也

誰毀誰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

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

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概所以憂摩取平者半斛曰量言考試品賢能之虛實猶概量較米粟之多寡

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

詢事驗舉省績察職也

賞罰夫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

尺寸寸不可盜况尺乎

織惡細善不可闕掩

夫事驗必若土田

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

田布於野不可隱者喻惡不可掩也

若亂

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鮮矣

亂朱子曰舟之截流橫渡者澳厓內近水之

舟登於陸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僞也

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

靜則考守

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

公謂三公師傳保也卿謂六卿

冢宰至司空也郡謂郡守郡尉縣謂縣令縣長也班固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

俗本誤作不

位競

小職有登則下位競修其業矣

大撓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

大任有墜

則上位慎共其職矣

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

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凶此言大臣廢壞國事
刑之尚可何況降位

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

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

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愆也

此一首所謂公卿
不拘爲郡二千石

不拘爲
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

寵戰士

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
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請

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
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
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按茂陵中書有
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闕與衛三級曰良士四
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
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戍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

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

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

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

齊將司馬穰苴撰兵法三卷秩比博士六百石

也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

古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遂以

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彌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詳見周禮

掌軍功爵賞小統於

五校

校俗本誤作枚五校者一曰屯騎二曰越騎二曰步兵四曰長水五曰射聲俱掌宿衛兵所關

大駕鹵簿五校在前是也

大統於太尉

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

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建武二十七年復爲大尉

既周時務禮亦宜之

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令國家忘

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信矣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者四時于田所以教爾此一首所謂置尚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興

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中出刺并督察監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爲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外州舊以八月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師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或謂州府爲外臺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多自九卿出領曰時制而已

三制隨曰天

時所定

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有焉

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

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不若古諸侯之世位權輕不固不若古諸侯之

權柄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不若古諸侯之非

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

也言監察御史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此一首所謂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

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

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爲棄市則極死矣斯則斬右趾之刑復之可也

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

死而息民

孝文下令除肉刑張蒼等立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春當黥者髡爲城旦春當

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

先自告及吏受賂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

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

人斬右趾者又當死笞五百三百率多死至景帝更

定箠令此言肉刑極死者復之則死者生而民

生息矣此一首所謂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

或先德後刑或先刑後德隨時

所刑教不行勢極也

常典不行過仇耳

教初必簡刑始必略

事漸也

創始欲民易從宜於簡畧

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

簡者以

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

略者以未可

漸而備

以備謂之虛教

教化未隆民不興行而責備焉是謂虛教也

未可以密謂

之峻刑

刑法未定民不避罪而求密焉是謂峻刑也

虛教傷化峻刑害民

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

於惡也故謂之傷化

未可以備而責備則教必違

設必犯之法不

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

未可以密而求

密則法必犯

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

備

民行脩飭則教備而不違

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

然後刑密

民知畏罪則法密而不犯此一首所謂德刑並用也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

縱之則人將倚法專

殺亂滋生矣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弗避而報

者無罪所謂有縱有生避而報之殺所謂有禁有殺制之以義據禮經則義不同天斷之

以法徵法令則殺人者死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

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

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周禮調人凡和難父

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凡師長之讎凡兄弟主友之

讎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

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

勿讐讐之則死此古復讐之科也又禮記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又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

請問居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按此異州乃九州之州弗避而報者無罪未辟但知有復讐之義而已故報者生之避而報之殺既辟之後則有王禁在焉故報者誅之

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

避

此一首所謂辟讐有科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

其詳見周禮孟子王制

漢之祿也輕

漢制

祿秩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

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

生貶則私利生

言月俸貶損則賄賂行矣

私利祿則廉者匱而貪

者豐也

潔白者寡貧
汗墨者富美

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

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

今祿如何

今謂獻
帝時

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

澹古澹字給也卽漢書猶未足以澹其欲及以澹不足之澹此言民以給食食以給祿所謂參相澹也

必也正貪祿

黜汗
吏

省閑冗

汰美
官

與時消息昭惠恤下

損益以度可也

此一首所
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

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

董仲舒說武帝曰
秦用商鞅之法改

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
立錐之地又潁川澤之地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

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至哀帝時師丹建言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爲限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時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後遂寢不行

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

也井田非今也

言專地固非隆古之典而井田廢久又非今所可行

然則如之

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

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已以俟制度不得

踰限也此一首所謂議專地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

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方輕重以銖至漢孝

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居攝變漢制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

銖又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與五銖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品而民便五銖私相市買莽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魍魎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世祖受命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久矣曰今廢如之何觀此則五銖之制宜便於民

今謂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

曰海內旣平行之而

已

言卓旣誅此制宜復

曰錢散矣京畿

一作

虛矣其勢必積於

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

匱近而豐遠也

曰散曰虛曰積曰無用之錢皆言五銖彼謂遠方也

曰事勢有

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

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

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

言五穀不得及遠他物以五銖買遷不足以匱

近爲患也

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

用然後官鑄而補之

言五銖由廢故易由易故寡不足官鑄以贍可也

或曰

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收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

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

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

緝熙也

此言遠收五銖於京師而後行之騷動不可

曰然則收而積之與

曰通市其可也

此言收五銖積貯亦不可

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

此言改鑄四銖以復孝文之舊亦不可

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

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

茂矣

此言廢五銖以絕民所便禁民所樂亦不可

日起而行之錢不可如

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

言或尚或廢其勢自有所不得已者

蓋民便五銖不得而終廢之不憂其不行也厥後曹操爲相選用五銖悅之言驗矣此一首所謂議錢貨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東觀書詔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民事未定

謂有日月水旱癘疫之災

郡祀有關不爲尤矣必也舉

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縣有舊常

五嶽

岱衡華恒嵩也四瀆江河淮濟也按漢制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

澗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衡廟在廬江濠縣華廟在弘農華陰縣恒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嵩廟在潁川陽成縣皆同禮河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廟在平氏縣濟廟在東郡臨邑縣所謂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也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

言嶽瀆之祀雖曰縣

有常典但民事未定望祀可也

若必郡祀則禮物宜從省略禮重本示民不偷且

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

此一首所

謂約祀舉重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

坤初六日

履霜堅冰至

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

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

未見之無聞焉爾官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

安宅叙降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

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教政訪序事又祗祀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禘二曰象三曰鑑四曰監五曰闇六曰嘗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降十曰想掌安宅叙降鄭氏曰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百官志謂下儀移之

掌天時星曆凡歲時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靈臺

丞掌守靈臺候日月星氣屬太史漢官曰靈臺待詔
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
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
人舍人此一首所謂天人之應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

易繫辭離也者明也萬物

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天之道也月正聽

朝國家之大事也

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

贊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

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

秦之月元

宜正其儀以明舊典

漢舊儀公卿以下每

羊歲首也六月十月朔後復以六月盛暑省之其儀不舉久矣此一首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

周禮肉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

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

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

按此當有婦功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師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鄭氏曰婦德謂貞

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也

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

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導典

行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

女正位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

易家人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

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

此一首所謂崇內教也

備博士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帝建元初置五經博士黃龍初稍增員十二人後漢百官志博士

祭酒一人博士十四人掌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

廣太學

辟雍也

而祀孔子焉

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

本經

各謂真傳

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

自謂古今

此處有誤

仲尼邈而靡質

大聖已逝經無所質

昔先師歿

而無間

老師已喪義無所問

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

於屋壁義絕於朝野

孔安國書序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

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逮至漢興收撫散滯固已無全學矣

藝文志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

文有磨滅言有

楚夏出有先後

如文帝時伏生口誦尚書以授晁錯僅得二十九篇至魯恭王壞孔子宅

得所藏科斗文字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此出有先後之類也

或學者先意有

所借定

無所徵據臆見損益

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

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

易訟曰天與水違行此以天上水下相違而行喻學

者所傳背戾互相爭是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此一首所謂備博士也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

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

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

鳥喻道羅
喻典籍

道雖要也非博無

以通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其方約其說

此一首
所謂至

德要
道也

赦令權也

謂凶荒流離盜賊垢汗
之後不得已而行者

或曰有制乎曰權

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異以行權

易繫
辭文

義制也權者

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

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
起兵以討董卓辛亥大赦天

下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三年春正月丁丑大
赦天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卓誅部將李傕等六月

陷長安己未大赦天下四年春丁卯大赦天下興平
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癸五大赦

天下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
天下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初平至此凡七年而
大赦者十可謂數甚故悅以此規之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既

權宜著非常典此一
首所謂禁數赦令也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

嬪於虞 歸妹元吉帝乙之訓易泰九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王姬歸

齊宗周之禮詩序曰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 以陰乘陽違天以婦

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

以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
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以為言

殆其家門素所商講者乎此
一首所謂正尚主之制也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

右史記動

按漢書作事字王藻曰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動爲

春秋

春秋記事

言爲尚書

尚書記言

君舉必記臧否

按漢書作善惡

成

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

按漢書作苟有茂異

咸在載

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

紀以

得失一朝而

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

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則集之

於尚書

按漢書作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則此上下必有

脫

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

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

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公

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滯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

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日用動

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此一

謂復內外注記者也

申鑒卷第二

申鑒卷第三

漢 潁川荀悅著

明 吳郡黃省曾注

新安程榮校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
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吉凶謂兆數之所
值言脩德則足以

協吉而消凶
否則反是

或問曰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

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

之不燹北方水也蹈之不沈

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不祥必有死亡

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之類是也

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

武成曰甲

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所

謂殷以甲子滅周以甲子興也言支干不足忌矣

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秦都關中

二世而亡漢遷長安歷年四百言相地家不足信矣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

五三五星三辰辰星熒惑太白歲星填星日月斗也志所

謂周師初發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是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龍虎虎當作尾之會晉祥也晉獻公問於卜鯀曰攻纜

之精周據而興

龍虎

之會晉祥也

晉獻公問於卜鯀曰攻纜

何月也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
取號之旂鶉之貴貴天策焯焯火中成軍統公其奔
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韋氏解曰丙丙子晨
蚤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魯僖
五年東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
天策也伏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鶉鶉火鳥星也
貴貴鶉火星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傳
說焯焯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也中晨中也成軍軍
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

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

良入焉不受其罰也

布衣無位者貞良無罪者言布衣而寓官府則爵不符貞良而

入獄犴則罰不受以喻周應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

晉祥惟武王獻公能當之也

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

辰謂日月所會自玄枵至星紀是也周禮馮相氏掌

十有二歲十有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順其陰陽順
二月十有二辰

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

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

尸子曰孔子過

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劉向曰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惡其名者順其心也

苟無其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

祈請求禱也如祈年祈子孫請雨請

福之類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

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

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

感應

如土龍致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爲者也非身則神身

不可避

身寓宇宙避將焉之

神不可逃

神寓形骸逃將焉之

可避非身可

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

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

謂行

修德爲邪時謂亨期厄會所以應人骨體之善惡者

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

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

言名生實死誕妄不足信也

聖人弗學

楊雄曰聖人不師僊

非惡生也終始運也

終死始生易繫辭曰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楊雄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短長數也

長

謂年之夭壽

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僊僥

桂莽產乎異俗

海外南經僊僥國在三首國東外傳云僊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

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僊僥國人長一尺五寸也大荒南經有小人名曰僊僥之國史記仲尼

曰僊僥氏三尺短之至也

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

烏獲秦武王力士

捷言羞

亥

羗亥疑賢亥之誤

勇期育

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夏育衛人

聖云仲尼

壽稱彭祖

以四者况壽言壽中俊傑有彭祖也列仙傳彭祖者殷大夫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

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

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脩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僊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

異也

異謂怪異

非僊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

矣

獻帝興平七年越雋男子化爲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續漢志曰女子李娥年六十餘

死瘞於城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
出之此二事悅在典平中所親聞見者
夫豈人之

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

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

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是謂深根

固抵長生久視之道否則不宜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

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

宣散也壅外壅閉內閉底亦滯

也謂血氣集滯也百度百事之節左傳曰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

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

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

內經異法方宜

論曰中央者其治宜導引按躡導引謂搖筋骨動支節也

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

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

內者以乎外也

屈謂導引蓄謂蓄氣內謂內視以申有屈以虛有蓄以外有內

氣宜

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

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

宣其氣調其體平其

神則得其和矣

隣臍二寸謂之關

黃庭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關前命門

呼吸廬間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陽之命在其前懸精如鏡明照一身不休是道

關者

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

氣出爲呼氣入爲吸

故氣

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

至於以肩息而氣舒

莊子曰真人之息也以踵衆人之息以喉

其神稍專

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

術凡陽氣生養

陽氣者天氣生氣也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捫壽而不彰又曰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

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

陽極則亢陰極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

爲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

存吾春謂

順養其生氣也

藥者療也

療治也

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

也肉不勝食氣况於藥乎

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寒斯熱熱則

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達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

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

鍼謂九鍼火謂灸柄也

故養性者不

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

論語知者樂仁者壽

曰仁者內不傷性外

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

咎徵不至

咎徵惡行之驗

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

顏回子淵年三十二蚤死冉耕伯牛有惡疾而卒揚雄曰回牛之行德矣苟壽之不益也亦同此意

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

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越

春而榮其如和氣之保合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言類冉歲齡雖短而

天和不害無殘賊致夭之行故曰長亦在其中矣則知君子不以壽夭爲慮而當務脩德爲要也

或問黃白之儔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

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按秦李少君言丹砂可化爲黃金卒無驗病死漢宣時劉更生言黃

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母怪乎世人疑爲虛誕也曰傅毅論之當

也傅毅字武仲肅宗時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考其傳無論黃白之說意亡矣燔埴爲瓦

則可埴黏土也燬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

歛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丹砂爲金河車作銀

非同類矣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

世之說者謂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

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光武之世篤信斯術學者風靡是以桓譚張衡輩常發其虛僞矣

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

爽字慈明董卓輔政徵之

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顛等爲內謀會病薨常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公羊問辨識等篇按爽父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而悅則儉之子故爽於悅爲叔父

有起於中興之前終

張之徒之作乎

起於袁平

或曰雜曰以已雜仲尼乎以仲

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已而已然則可謂八十

一首非仲尼之作矣

緯書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

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

合爲八十一篇

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

其燔

有取如劉彥和所謂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王之瑞事豐辭富

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之類是也

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

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

有功

有用謂不虛有典謂不浮有實謂不華有功謂不僞在上者如是則緯候鉤識之說無所肆其

矯誕矣

申鑒卷第三

申鑒卷第四

漢 穎川荀悅著

吳郡黃省曾注

明

新安程榮校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

敦勉也

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

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

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詩板曰天之方
斲無然泄泄大

明曰明
明在下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

烝庶但知鏡鑒而已

前惟順人惟賢鏡

惟明

此君子之三鑒

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

桀紂不以前鑒

周秦

之弊不鑒於民下也

幽厲政亥不以人鑒

側弁垢顏不鑒於明

鏡也

此則不以鏡鑒側傾也弁者冠之大名詩賓之初筵曰側弁之俄

故君子惟鑒

之務

務於前鑒人鑒

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

但知鏡鑒是爲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

天無獨運君無獨理

非天地不

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

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

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隣故檢柙之臣不虛

於側

檢柙猶法度也言法度之臣常充左右也

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

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末

由入也

缺字有間

缺字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

事作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

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

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

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

林

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

鉤小白佯死先入齊衛姬色妾

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

高儀立之是爲桓公

少衛姬鄭姬葛藟潘密姬宋華子也

非愛也任之也

言桓公非親監管仲欲其擔寄國事

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

矣哉膏盲純白

心下爲膏盲隔也

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聞

清淨孳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盲近心而處阨鍼之

不遠

遠當作達

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

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

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身畏二豎國畏孽孽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

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

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古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

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禱于桑林之野邾遷

于繹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

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

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

景祠于旱

齊大旱景公卜之祟在高山廣水欲祠靈

山河伯以禱晏子曰祠之無益君誠避官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

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

可謂愛民矣

如子與子等耳如身與身等耳如三君者輕身重民

然後

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

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

社稷而承天命也

社者五土之神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祗古者立國天子諸

侯大夫皆立社而國喪則屋之不受天陽也故公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言三君者之重民爲欽奉天命以保社稷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

愚

下愚則不移

則愚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

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

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

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

本孟子語曹交意

堯

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岐

路所通逼者然也

淮南子說林訓曰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高誘曰

閱其別與化也

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

舉足而已矣

西域傳烏祕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絡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喻爲桀紂

捐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

室妾悲號

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

適治產積居與時逐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

者稱陶朱

此知益爲損之爲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

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

帝相之后有仍國君女也寒浞殺羿滅夏氏時少康方在

相后懷姙乃奔歸有仍之國而生少康長爲仍牧正夏有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舉兵滅浞而立

少康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武丁

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鬼方無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復興 邵

宮之難隆周之應也

邵宮召公之室也厲王出奔于

而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

會稽之樓

霸越之基也

夫差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

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至十四年勾踐伐吳虜太子友二十一年越王滅吳

夫差自

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

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

劉死 我之遂大勝燕噲死子之亡二年

此知伸為屈之為

伸者也

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

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

聞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

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

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直之道邪臣由之

無罪之罪謂盡道而矯上拂下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

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

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孟子曰吾君不能謂之賊必竭

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以道事君不已則奉身

以退不可則止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

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

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

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絀與黜同貶下也進忠有三術一曰

防防與導反二曰救救與阿反三曰戒戒與尸反先其未然謂之防

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

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

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

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獻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者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

義當申則申義

當屈則屈

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

四公者園

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高祖欲易太子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呂后以留侯計云四公皆上所不能致者遂使人奉太子書迎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上怪問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適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光武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所謂屈於商山四公

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令

陳留董宣為犍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宣於

夏門亭格殺之主訴帝帝召宣欲笞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

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領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所謂屈於強項令

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

於鍾離尚書

尚書鍾離意也顯宗卽位徵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減徵還伏法以資物

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恐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減徵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卽時還宮所謂屈於

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

二世曰吾聞之韓子

鍾離尚書曰堯舜采椽不剖茅茨不翦飯土墼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重脛母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

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此所謂非笑唐虞也若定

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

傳太后元帝健行也生定陶恭王元帝崩隨王

歸國稱定陶太后成帝無繼嗣太后賂趙昭儀陰爲恭王子求漢嗣又以從弟晏子爲王妃明年徵定陶王爲太子是爲哀帝帝卽位累尊太后爲皇太后太后父同產弟子孟喜中叔子晏幼君子商同母弟鄭輝子業俱封侯太后旣尊後允驕與成帝母王太后語至謂之嫗陷馮太后以祝詛罪令自殺哀帝崩王莽乘政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恭王母復奏發傅太后冢以木棺代去珠玉衣歸定陶葬恭王冢次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趙皇后亦廢爲庶人是謂不屈不然則趙

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

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

威怒言申

喜惠
言屈
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

終日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轆衣羊裘因虞將軍見高祖勸都秦地張良又是其說高祖卽

日車駕西

孝文帝不愛千里馬

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

都長安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慎夫人衣不曳

地
班固贊文帝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先武手不持珠玉

循吏傳叙曰光

武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

可謂難矣

言三君者以規獻帝

也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

禪以子私謾而殺之

日禪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其後壯大不謹自廢下與宮人戲

日禪適見之惡其淫亂遂

殺弄兒卽日禪長子也

丙吉之不伐武帝末吉以故廷尉監徵

詔治丞盡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開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令一切殺之吉閉門拒使者得全曾孫曾孫病吉數救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息至宮婢則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辨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爲博陽侯

蘇武之執節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可謂難出及還鬚髮盡白拜爲典屬國

矣

言三臣者以諷操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

眩

者令人憤悶之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說命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彥若蹠
弗視地蹶足用傷
衛武箴戒於朝

武公和釐侯子年九十有五猶箴儆

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
耄而舍必恪恭于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

之詩以自警
勾踐懸膽於坐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瞻飲食亦嘗

膽也曰女忘厲矣哉
言此欲獻帝勵志會稽之耻耶以再振漢業也

寵妻愛妾幸矣其爲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

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
戚氏戚夫人也高帝愛幸戚夫人常從之關東

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疎屢欲立戚夫人子如意
爲太子不果高帝崩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

衣赭衣令舂未幾鳩殺趙王遂斷戚夫人手
足去眼熏耳飲瘠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趙昭儀

不幸不失命
元帝始加昭儀之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顏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趙

昭儀者孝成皇后趙飛燕女弟也后寵衰而絕幸昭儀居昭陽館顯寵十餘年成帝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治問皇帝起栗姬不幸不廢景帝立齊栗姬居發病狀昭儀自殺栗姬不幸不廢景帝立齊栗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怒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鈞弋不幸不憂殤鈞弋夫人姓趙氏昭帝母也進爲健仔居鈞弋宮大有寵

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鈞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武帝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欲立鈞弋子爲皇太子以其年釋母少恐女主顛恣亂國家猶豫久之鈞弋夫夫人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非災而何言戚氏昭儀栗姬鈞弋所謂否則災也按靈帝何貴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光和三年立爲皇后

時王美人任娠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後
生皇子協卽獻帝也何皇后醜殺美人至董卓立獻
帝乃遷何皇后於未央宮亦醜弑之悅以美人
獻帝母也不得顯言故申漢前事以爲鑒戒 若慎

夫人之知

孝文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
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

耳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處乎上悅乃召語慎夫

人夫人賜盎 班婕妤之賢 婕妤之號自武帝始位視

金五十斤 班婕妤者彪之姑况之女也入後

於上也好美稱也班婕妤居增成舍成帝嘗欲

官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成帝嘗欲

與婕妤同輦載辭止太后以樊姬擬之婕妤每進見

上躡依則古禮至趙飛燕藉告許后婕妤祝詛後宮

嘗及主上皇后坐廢婕妤以善對免 明德皇后之德

因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長信宮 明德皇后之德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爲顯宗貴人時賈

氏生肅宗帝命貴人養之撫育過於所生後有司奏

立長秋宮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
立爲皇后愈自謙滿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喜周
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每於侍執之際輒
言及政事多所昆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
始終無衰邵矣哉卽高也言慎夫人班婕妤
馬皇后所謂德則慶也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

公於四海
覆載之度

不爲世憂樂者

小人之志也

私於一己
形骸之見

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徧焉

君子
所樂

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

窘急者無敬故
不可以成禮

憂者弦歌

鼓瑟非樂也

愁感者不和故
不可以爲樂

禮者敬而已矣

揖讓百
拜云乎

樂者和而已矣

弦歌鼓
瑟云乎

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

樂存焉爾

敬和斯須不離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

逆君從道所謂違而得道者

違道順上謂之

諛臣

逆道從君所謂順而失義者

忠所以爲上也諛所以自爲也

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乎違順

謂

上違道順上順道

審乎所爲

謂爲上自爲

慎乎所安

謂安心安身

廣川

王弗察故殺其臣

廣川惠王孫去初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

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

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

遺言

成公十六年楚子救鄭不聽申叔之言及戰呂錡射恭王中目敗於鄢陵至襄公十三年楚子

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

于駟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
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寃宥之事所以從先
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此所謂遺言也
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駟接
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爲開
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
尊寵之不洽而議論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
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缺五城重譯而獻珍非寶

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

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于龍風從于虎易曰雲從龍
風從虎正義

日龍吟則景雲出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鳳儀于韶麟集于孔

虎嘯則谷風生

鳳儀于韶

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麟集于孔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上中央軒轅大角之獸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陳欽云麟西方獸孔子立言西方故來劉向尹更始皆以爲應孔子而至買遠服虔穎容等皆以爲文

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

成致麟而杜氏悉無所取

則祥祥則福否則青青則咎故君子應之

類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

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

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俱論語文

晏子亦云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

晏子謂齊侯曰今據

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周太史伯告鄭桓公曰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

詩云亦有和

羨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詩嚴頌文亦晏

子所引按後漢劉曼山著辨和同之論則當時在位之閹僞阿媚可知矣至獻帝時尤甚故悅以爲言

申鑒卷第四

申鑒卷第五

漢 穎川荀悅著

吳郡黃省曾注

明

新安程榮校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

昧汚闇塗泥也衣裳者身之法象固不可不潔

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

容止者人之符表尤不可不正

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

言行者人之樞機尤不可不慎

而不愛其明淺矣

明者心之神哲尤不可不瑩

故君子本神爲貴

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二
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爲質

質實也
主也

達以行之志

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
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

誠則神明應之况於萬民乎

誠格
幽明

志正則天地順之

况於萬物乎

正通
上下

事實則功立

表裏
相顧

分定則不淫

思
不

出位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

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
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比轅者曰吾馬良用

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

此喻爲不善而有才者 遵

路而騁應方而動

不至於適楚北轅

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此喻

爲善而

有才者

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

如元愷之類才配乎德

分而用之以行爲貴

若徒有智能技

藝而不本於德未之尚矣

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

缺矣

此所謂合而用

之以才爲貴也

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

此所謂分而行

之以行爲貴也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

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顏由君拒諫而然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

主明臣直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反觀

內省神明莫通自知易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密意

深心矯言餘行知人難也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外以暗明於

自知昧於知人全有內以隱有外以顯昧於自知明於知人然則知人

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二者較之知人固難

而自知為急也用已者不為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

好生事也好生竒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

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

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

言生事生奇變常三者其名苟傳之名其行苟難之

行何貴

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

權不

辯爲美矣其理

不若絀

辯不如絀老子曰大辯若訥

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

文不

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

博不

莫不爲道

道當

知道之

體大之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爲

正知

缺之然

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

有守無諄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

聖典謂六經

若夫百家者是謂無

守莫不爲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玄其奧矣莫不爲

道聖人其弘矣

言聖典百家皆言皆德皆道而唯聖典爲至爲奧爲弘也

聖人之

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

爾雅曰九達之謂達謂四道交出復有旁通也言聖道無

所不達百家則私踐曲徑而已

或曰辨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玄曰妙

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

渾渾若川不可窮測

理微謂之妙

與發天地

數博謂之包

辭蕪費隱義徹上下

辭約謂之要

簡而不繁

要而不縛童成謂之文

炳若丹青光如日月

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

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

易繫辭文
仁故不憂

審物明辨故不惑

知故

定心致公故不懼

勇故
不懼

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

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

此本告子之說
以氣言性在子

曰性者生
之質也

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

凶

貧富貴賤壽夭禍福
之類此亦以氣言命

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

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

休吉
否凶

無務焉無怨

焉富貴無務
貧賤無怨

好寵者乘天命以驕

好寵者為勢位所
溺故乘富貴之命

而驕則踰節陵
分之事興矣

好惡者違天命以濫

好惡者為饑寒
所逼故違貧賤

之命而濫則苟且邪僻之行作矣

故驕則奉

奉當作承

之不成

不成承休

濫則

守之不終

不終守否

好以取怠惡以取其務以取福惡

惡當

作以成禍

怨則不守不守則濫故曰成禍

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

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

孔子曰性相近也今

既曰命命無不善不當云相近矣

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易繫辭文

孟

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

荀子有性惡篇大抵言人之性本惡其善者偽也

公

孫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

楊子修身篇曰人之

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

劉向曰性情

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

向之意以性善者情亦善情惡者性必惡故曰相應

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

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也

性惡則無

三仁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箕子比干也

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

則無周公管蔡

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皆武王同母兄弟

性善情惡是桀

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

惠當

作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爲然

韓子三品之說

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

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恠其有惡凡言

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

情矣故人人當作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

善惡形與白黑偕形之白黑隨氣而有情與善惡偕情之善惡隨神而彰

即劉向性情相應之說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情當作神惡非情之罪

也悅言形之黑本於氣情之惡本於性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為節者是性割

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為惡矣

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

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

矣。行謂
食飲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

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

者。行矣。行謂取
義取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

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

雖可兼取。當有
闕文矣。若二好鈞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

仰。乍進乍退。相持
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

物各有性也

乾象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觀其所感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

曰天

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昆蟲草木

皆有性焉不盡善也

此復申情不獨惡之說

天地聖人皆稱情

焉不主惡也

此復申性不獨善之說

又曰爻象以情言亦如之

易繫辭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

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别名也

情見乎辭是稱情也

易繫辭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言不盡意是稱

意也

易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中心好之是稱心也

詩彤弓曰我有嘉賓

中心好之

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

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

論語文

其次善惡

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

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若無法教則爲惡者易故多日中焉在日法教

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

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

其次也動謂惡之萌動行則見之於外遠則行而不返其下者遠而不近也

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過於行而

止之禁於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

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

其責也先已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
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
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
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
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
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

大人之志渾合造化故不可窺量

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

衆庶之志流順世俗故易於昭

鑒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言大人合道故超俗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耻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自

耻者本也耻諸神明其次也耻諸人外矣夫唯外則

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耻

能自愧耻則必能備行而幽明無作矣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窅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

騫於西極

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其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

之傳諸單于留騫十餘歲騫亡至大宛爲發譯道抵
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至大夏留歲餘還並南山欲
從羗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中亂騫
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初騫行
時百餘人去十二
歲惟二人得還 念蘇武於朔垂

朔北方也

而知懷閭室

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

上謂聖賢

欲比於下

下謂貧賤

德比於上故知耻欲比於下故知足

耻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

也聖賢斯幾况其爲愚乎

必無邪愚

固陋斯安况其爲侈

乎

必無放侈

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

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

怒不亂德喜不缺一義也

字

跋申鑒注後

右荀悅申鑒五卷乃吳郡黃文學勉之所注也漢史載悅為獻帝黃門侍郎即是時政移曹操故申漢故事以為帝鑒及泄所蘊負共五篇以上一曰政體二曰時事三曰俗嫌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皆深切時弊關治化人君所當遵行

者悅之用心可謂勤矣勉之感其所遭而

先帝之時適有奸臣心迹如操者竊弄威柄遂憤激為注此書共得萬四千餘言中所引據又皆漢事尤為博洽少傳守溪王公謂其有感而為者誠然哉昔楊雄自言所著太玄經後世必有知子

雲者今觀勉之之注殆亦深知苟悅者
與

正德辛巳冬十一月望白巖山人喬宇
識